

Pedersen



Pedersen的目標是僅以海、陸的方式環遊所有國家。

丹麥旅者海陸環遊世界遇疫滯港90日 ：港人防疫習慣值得歐洲學習



來自丹麥的Torbjørn Pedersen七年前跟自己許下一個承諾：自2013年10月獨自一人走起，堅決不坐飛機，目標是僅以海、陸兩路走遍世界上每一個國家，他將這個計劃命名為「Once Upon a Saga」，給自己記下一個「英雄故事」。

預計用時三年半到四年完成的一個計劃，至今已快要邁向第七個年頭，本年一月份從日本坐貨船到香港，此前一共踏足了194個國家。Pedersen僅差九個國家就能完成計劃，卻因為疫情無法上船而滯留香港超過三個月的時間，其間Pedersen遇上不少願意幫助他的陌生人，也有幸得到香港入境事務處將簽證延期至五月，甚至獲邀和一家人一同住在西貢的單位。在香港待了三個多月，使Pedersen認為香港的防疫措施，以及香港人在生活上的防疫衛生習慣值得歐洲人學習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現年41歲的Pedersen，過去從事運輸和物流行業12年，由於經常需要和不同國家的人打交道，出差到不同國家，激發了他環遊世界的嚮往。他用了10個月的時間來籌備和計劃，決定要當首個不坐飛機遊歷整個世界的人。旅途中他穿梭不同的國家，大多都以火車、汽車、集運貨船等交通工具代步，並將自己在世界不同角落的照片和文字上傳到社交媒體和個人網頁，希望鼓勵有夢想的人和他一樣，願意走出舒適圈，勇敢地追求夢想。而要是計劃能順利完成的話，他更希望日後能夠到不同地方給不同的團體帶來勵志演講。

Pedersen只差九個國家，包括：帛琉共和國、瓦努阿圖共和國、薩摩亞、新西蘭、澳洲和斯里蘭卡等尚未踏足，就能夠宣告自己走遍世界上所有國家。旅途中他熬過了不少讓人氣餒、絕望的境況，甚至在非洲中部的一些國家受種族歧視；但面對新冠肺炎，他坦言自己束手無策。

「我剛到香港的時候是一月底，新冠肺炎還不算大流行。我看了看地圖，發現香港和武漢還差一千多公里，就覺得它根本與我沒有關係。」可是疫情蔓延的速度超乎了Pedersen的想像，當時城市活在被疫情、口罩籠罩的陰霾下，阻撓了Pedersen繼續前往其餘九個國家的行程。「先是香港周邊的地區開始封關，我就想到或許能先坐船到新西蘭。畢竟是另一端的國度，我可以先在那邊完成部分地方的遊歷。」

集運貨船禁上船無法前行

後來Pedersen發現集運貨船已經禁止任何人上船，有些國家甚至禁止人上岸，在疫情穩定之前，會被迫留在海上。「我待到香港受到第二波疫情，當時幾乎所有關口都封上，如果我出去了想要回香港也不行了，所以這次要是離開，我必須百分之百肯定自己能到達一個地方，並留下來。」

「這場疫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奇怪的困難，過去我只要不斷遞上文件、填寫各類型的表格就能解決簽證、邊境的問題，但

這次我根本無法做任何事去處理。今天是我滯留香港的第91天。」Pedersen在採訪當天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。

「我們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，這將是一個開放的結局。或許我會在香港停留兩周再繼續行程，但也有可能是兩個月，甚至更長的時間。」Pedersen環遊世界的計劃如同整個世界的步調一樣，被迫靜止下來，只好嘗試讓自己在香港的每一天過得充實和有趣。

「最壞打算是我一直待到香港政府無法再讓我待下去，把我直接送到機場，飛往丹麥。而這也代表我六年半以來的努力，僅僅因為新冠肺炎和延期居留而全都白費了。」Pedersen帶點無奈地說。

提到本身自己預計只用三到四年的時間完成計劃，但到了今天已經用了六年半，比預算超出兩年多了。Pedersen坦言早就感到疲憊，甚至會懷疑自己的抉擇，但這個承諾終歸讓他堅持下來。

港美麗大自然令他開眼界

2011年首次來到香港的Pedersen，當時還在丹麥的一家物流公司工作，因為要到孟加拉出差，就抽出幾天的時間到香港迪士尼樂園遊玩。「那次除了到迪士尼以外，我沒有離開過香港島，可能有經過九龍吧。」那次他匆匆離開，還沒有機會盡情將香港看一遍，所以在Pedersen心目中香港是實實在在的一座城市，到處都是高樓大廈，幾乎與大自然扯不上關係。

然而，有別於上一次香港迪士尼樂園帶給Pedersen歡樂時光的體驗，在他下船的那一刻開始，香港已經不再一樣。今年農曆新年他從日本飄洋到香港，下了集運貨船，中介公司的他堅持開車送他到住處，離開了市區的一段車程，他才驚覺香港不但有山、有河流，甚至能看見不同的動物在路邊走動，彷彿置身於森林中，他無法相信自己身處香港。

「我這段期間住在西貢，有很多爬山的機會，後來我才發現香港其實有75%是大自然的土壤，這讓我大開眼界。」Pedersen難以掩飾心中興奮。

在毫無準備之下在香港待了三個多月的Pedersen雖然無法前行，但觀察到香港政府處理疫症的迅速，以及香港人因為疫情而改變的生活習慣，成為了他意料之外的收穫。「香港人無論是否生病都會戴上口罩，以防止交叉感染；電梯的按鈕上會貼上一層透明膠，以便消毒；吃飯的時候會有兩雙筷子，一雙自己用，另外一雙（公筷）是所有人一起用的。這些都讓我覺得香港人都達到了一種對別人關懷的高度。」即使Pedersen認為丹麥政府處理疫情已經很有效率，但在這些生活小細節上，香港仍然有歐洲人值得學習的地方。

受中國驚人變化所吸引

Pedersen還提到去年到中國內地的時候，被它的驚人的變化所吸引。他憶述第一次到北京是在計劃之前，然後去年再次去北京、上海、青島和西安等地，他幾乎沒有認出來這就是他當年來過的中國。「人們穿衣的風格和行為都跟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截然不同，現在有了高鐵能夠很快地往返不同城市，還有各種各樣的商店和生活科技，都是『truly amazing』！」

來自西方國家的Pedersen坦言在開始計劃之前，很多時候都會受美國文化和媒體影響，包括荷里活、其他娛樂產業以及音樂等方面，這些都為中國內地和其他國家描繪了特定的形象，但當他親身走進了中國這個國家，他不但感覺到這個地方的迷人之處，也對於如此高人口密度的地方，能夠維持秩序、乾淨利落而感到佩服。

朝鮮非如外界所講的無自由

「人們對於中國，甚至亞洲的描寫不



Pedersen滯留香港三個多月，四出遊歷。

Pedersen還差新西蘭、澳洲等九個國家未到訪。



Pedersen至今已走訪了194個國家。



乘坐貨船是Pedersen到達不同國家的方法之一。



Pedersen西貢碼頭接受記者訪問。攝影陳儀雯



帶著這些行裝Pedersen走過了世界不同的角落。



香港灣仔街頭絕大多數市民戴上口罩出行。資料圖片

陌生人是尚未遇見的朋友

「A stranger is a friend you never met.」可以說是Pedersen在計劃進行中一直相信的理念，他打從心底相信，陌生人不過是尚未遇見的朋友，他認為，至少他走過了194個國家以後還是好好的活下來了。

「其實世界是一個很和平的地方，國家沒有人就成不了一個國家，它們不過是山、河、石頭、樹木罷了。人們大多數不帶傷害性，他們只是嘗試去活出自己的生命而已。」Pedersen觀察到無論去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，沒有父母是不照顧自己的子女、沒有朋友之間不開玩笑、沒有人不需要朋友、安全感、機遇，而將這一切聯繫起來的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愛。

「顯然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語言、文

化，但是每個地方的人其實都嚮往社區的連結，喜歡音樂、舞蹈、食物，同時也有共同的掙扎，而每個人都只是為了更好的生活。」Pedersen相信，政治與宗教不過是生活的外殼，當你走進去人群當中，大家都不外乎在讓彼此更加快樂。

「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裕的國家，你都會看見他們共同的人性。讓我親身看見這些對於我來說很有價值，我可以告訴你，但你能自己去經歷就更好。」他盼通過自己的經歷來鼓勵不同的人朝著自己的目標出發，因為自己到底還是沒有放棄，其他人也不應該有放棄的理由。除此以外，旅程結束以後他希望將更多時間留



Pedersen會到不同地方給予不同的勵志演講。

給家人，因為離開丹麥以後，他意識到人最重要的支柱是一個家。「家人和自己愛的人不會變得年輕，回到丹麥以後我希望能夠珍惜和享受天倫之樂。」未來還是一個問號的Pedersen，希望給自己兌現承諾的同時，也可以給遠在丹麥的家人一份安穩盼望。

七個月未見女友 期待完婚

在Pedersen出發之前已經有一個固定交往的女朋友，他們承諾在Pedersen完成計劃之前都會維持分隔兩地的關係，而他的女朋友亦不時會到不同地方來看他。Pedersen憶述，上一次和女朋友見面已經是七個月之前，她來了東帝汶看他。Pedersen透露，每次與女朋友見面之前都會把鬍鬚剃掉，讓自己看起來更加精神，等她回家的時候又讓鬍鬚繼續長下去。當年，Pedersen趁着女朋友第10次來到肯雅看他的時候，帶着她一起爬山，並在到達山頂的時候向女朋友成功求婚，他們將會在計劃完成之前在其中一個地方舉辦婚禮，兌現承諾。

計劃中Pedersen已經走訪超過一百個不同國家的紅十字會，身為丹麥紅十字會大使的他，跟不同地方的義工、員工聊天，了解他們當地的項目。通過他身體力行以及社交媒體的宣傳，他希望人們能



Pedersen會到世界不同地方的紅十字會宣揚。



Pedersen與他的未婚妻。

夠多參與、捐助。他認為紅十字會帶著美好的信息與理念來幫助世界上有需要的人，能夠成為一分子他感到自豪和榮幸。